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6 1941

T9299/8125(43)

學海君道部創業類

帝王開基門六

大業篇一

秦并天下章一

帝王開基門七

大業篇二

秦并天下章二

帝王開基門八

大業篇三

高帝與漢章

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二十九

匏瓠編

創業類 六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帝王開基 六

大業篇 一

秦并天下章 一

孝公獻公子也 以前事詳世系

史記秦紀曰周顯王七年己未獻公薨孝公立生二十一年矣是

時河山以東強國六 河自龍門上口南抵華陰而東流在河之西

秦國在山之西韓魏趙齊淮泗之間小國十餘 淮水在南陽郡平

楚燕六國皆在河山以東至淮凌入海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宋魯

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 鄭縣鄭桓公封邑洛水古漆沮之水非伊洛之洛也

在華州東南上郡漢屬并州隋唐之綏州延州秦漢之上郡地也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

狄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強秦

元年周顯王八庚申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

通鑑庚申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

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致伯者以

方伯之任致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蹀簡公出子之不寧

以前事詳本部世系門并列國君部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

醜莫大焉自華州北至同州並魏河西之地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漢萬年縣

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

痛于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

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源王二句見史本紀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

西入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說以富國強兵之術公大悅與

議國事

史記商鞅因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

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安人耳安足用邪景

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

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

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

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

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

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

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
及其身顯若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
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牛僧孺辯名政論曰史記商鞅見孝公以爲鞅說之以帝王道
公曰安得待數十百年以伯說之欲而未能以強國之說術說
之而公甚懼也似云強國非帝王之道又若云帝王之道必成
於數十百年余愈恐後之爲政者捨強國富人而別求帝王之
道則潰潰然無指歸矣請確而論之且君道無定名便國利人
則君之道也然予非謂鞅之政必可以強國富人也而鞅之傳
曰令不十年而人大悅家給而人足私鬪而勇公戰予則不知
皇帝王伯捨此何爲君道也且帝如軒轅虞舜乎斬蚩尤而革

書作格

有苗是不欲強其國歟王如夏啓周文乎滅有扈而伐有
崇是不欲強其國歟伯如齊桓晉文乎修寓政而蒐彼廬是不
欲強其國歟况秦之患者六國若不先富其人未一作而強其國

又可以高枕無爲而成君道歟况皇帝王伯同位而異名者也
孰謂皇帝之名優乎哉王伯之名劣乎哉君人者當務乎道適
時不務乎名飾位也故捨名而就時者日昌捨時而就名者日
亾宋襄之亾慕伯之名而失時者徐偃之亾慕仁之名而失時
者魯隱之亾慕讓之名而失時者若使秦居六國之衡不先富
人強國而別求皇帝王伯之道予謂就帝王之名而失時者又
安得君於天下乎嗚乎天地不分於皇人帝人王人伯人政利
於人皆君也秦始皇可以弱其國而有天下皇矣乎子曰足食足

兵民信之矣又曰既庶矣繼曰富之若此則天子之政亦先強國富人也庸可謂夫子之道非帝王之道歟又曰如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若如此又不可謂帝王之道必成於數十百年也或曰子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百年亦可勝殘去殺矣如此則帝王之道久而成者也予又不知其然矣且堯之有道乎生丹朱焉舜之有道乎生商均焉則堯之道宜成於朱也舜之道宜成乎均也又何堯舜之道未成於身而不成於朱均之世也且危邦人之思治甚於饑人之思食也若以數十百年之道導危邦是猶強柔嘉之食遠其期而給饑人邦危人若此何以安之乎飽之乎予故曰政有富生人強國家皆安得不謂之君道也不知皇帝王伯之名升降也又不數十百年而成何待也

邵氏寶曰商君豈真知帝王道者哉知帝道者不屑於王知王道者不屑於霸而况於富強乎古之遺人物者必有所先商君之言帝王也其亦若將以爲先者耳不然則將固孝公之心而以是嘗焉再嘗之而知其心之必在於富強也故一語而轉合蓋商君於富彊之術深矣

卮言曰古之有天下者皆以諸侯德盛而天下歸之至秦獨以富彊然其謀久遠非襲取也當孝公商鞅時已有兼并之志矣孝公下令求賢欲修繆公之業而商鞅說以霸道乃云難以比德殷周則繼周之圖於此已定張儀魏冉范雎呂李之輩因而成之耳富彊之術君子所不道也而後之取天下者又以攘奪刻剝又有愧於秦焉

三年壬戌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通鑑辛酉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

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

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

帛多者復其身漢法除其賦稅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

大治癸亥敗韓師於西山自宜陽熊耳東連高高南至魯陽皆韓之西山丙寅公與魏惠

王會於杜平在同州澄城縣丁卯敗魏師於元里亦在同州澄城縣界斬首七千級

秦法戰而斬敵人一首者賜爵一級因謂之級取少梁古梁國為秦所滅更名夏陽魏有大梁故此稱少庚午衛

鞅為大良造將兵伐魏己巳衛鞅圍魏固陽降之漢五原郡

十二年辛未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

通鑑辛未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

內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

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平斗楠權衡丈尺公與魏遇於彤漢京兆鄭縣界癸

酉衛鞅更為賦稅法行之

十九年戊寅天王致伯於秦

通鑑丁丑諸侯會於京師戊寅天王致伯於秦諸侯皆賀使公子

少官帥師會諸侯於逢澤以朝王

尹氏曰秦公至是蓋益彊矣致伯於秦周之取容也帥師會諸侯

秦之脅制也比而書之周秦之情見矣

二十二年辛巳秦衛鞅伐魏敗之封鞅為商君

通鑑辛巳衛鞅言於公曰秦之有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

齊王開卷 卷六 五

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蓋安邑以東山嶺險阨之地今蒲州中條以東連汾晉之險

皆其地也都安邑與秦界河秦魏以河為界也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

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來大破於齊諸侯

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

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

將而禦之軍既相距鞅遺卬書約與相見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

以為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卬因攻魏師大破之

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宋汴州也

今開封府公封衛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

惠文王孝公子也癸未孝公薨惠文王立秦人誅衛鞅

元年周顯王三十二年甲申楚韓趙蜀人入朝於秦

史記惠文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乙酉天子賀丙戌伐韓拔宜陽

丁亥天子致文武胙

五年戊子秦大敗魏師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

史記洛陽人蘇秦入秦說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

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黔辰施元等州高注皆有塞險故謂之限東有

殷函之固殷在弘農澠池縣西有左右二函也謂道形如函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

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

諸侯吞天下治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王曰寡人聞

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

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逆人心則行之今

難故大臣勞

先生儼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
能用也書十上而說不行許應亨曰按史稱秦是時誅商君不用遊士之言於義為得不然秦之策豈出

張儀下哉○田汝成曰惠王拒蘇秦語只此數句幾於王道惜蘇秦擾之耳蘇秦乃去之燕說燕與趙

從親燕文公從之因使說趙合從五國以擯秦會秦使犀首伐魏

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地在且欲引兵東下蘇秦

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秦王說之以為客

卿蘇秦歷說韓魏齊楚皆許之蘇秦為從約長

六年巳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

通鑑巳丑秦王使犀首期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

秦蘇秦恐請使燕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水以灌齊

魏之師齊魏之師乃去魏以陰晉為華於秦華陰分秦晉之境邊晉之西則曰陰晉邊

秦之東則曰寧秦漢改曰華陰縣屬京兆辛卯秦伐魏圍焦曲沃焦在陝城東曲沃在陝西南三十二里

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前魏巳獻河西於秦以和今乃入其地壬辰秦伐魏度河取

汾陰皮氏汾陰縣屬蒲州皮氏縣屬絳州拔焦

十年巳秦客卿張儀伐魏魏入上郡秦以儀為相

通鑑癸巳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蒲陽故城在隰州隰州縣張儀

言於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

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上郡

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魏秦之上郡也鄜坊丹延等州北至固陽盡上郡地魏築長城界自華州歸縣濱洛至慶州洛源縣

自於山東北至勝州固陽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之與魏者小魏之謝秦者大張儀為秦計者甚巧張儀歸而

相秦甲午秦縣義渠以其君為臣義渠西戎國秦取之以為縣後屬北地郡寧慶原三州之地

歸焦曲沃於魏既取而復歸之秦之於魏若玩弄嬰兒於掌股之上耳

十三年丙申秦初稱王

通鑑丙申四月秦初稱王丁酉張儀帥師伐魏取陝陝縣屬弘農郡

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齧桑在梁與彭城間戊戌韓魏太子來朝張儀自齧

桑還而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王伐魏

取曲沃平周此曲沃晉桓叔封邑漢改名聞喜縣古平周在汾州介休縣西復陰厚張儀益甚庚

子周顯王崩子慎靚王定位

十九年周慎靚王二壬寅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之五國皆

敗走

通鑑辛丑秦伐韓取鄢故城在許州鄢陵縣西北壬寅楚趙魏燕同伐秦攻函

谷關秦出兵迎之五國之師皆敗走甲辰秦敗韓師於修魚斬首

八萬級虜其將鯁申差於濁澤諸侯振恐修魚地名鯁申差二將名濁澤在魏州頓丘縣

東蘇秦為齊人所殺張儀說魏襄王言合從非計且乞骸骨魏王

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張儀復歸相秦

二十二年乙巳秦伐蜀取之

通鑑乙巳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王欲伐蜀以為道險陜難至

陜與狹同山峭而夾水曰陸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

不如伐韓王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塞轅

轅緱氏之口當屯畱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伊水

洛水河水為三川秦後置三川郡漢改為河南郡新城縣屬河南隋改為伊閔以臨二周之郊侵楚魏之

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

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唐順之曰後世奸雄皆用此策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

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亾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貶蜀王更號爲侯

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丙午周慎觀

崩于赧王延立

二十四年周赧王元丁未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通鑑丁未秦侵義渠得二十五城秦既以義渠爲縣君爲臣雖臣屬於秦其國未滅也後秦稍蠶食其地今得二十五城義渠之國所餘無幾矣蓋秦兼并諸侯不盡國不止也魏人叛秦秦伐魏取曲沃

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在許州長社縣韓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

二十六年巴秦大敗楚師於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

通鑑丁未秦右更入疾伐趙拔蘭虜其將莊豹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秦楚嫁女娶婦長爲兄弟之國楚王許之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

秦楚王又使勇士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以事秦張儀乃見楚使者使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巴酉春秦師及楚戰於丹陽此丹陽謂丹水之陽丹水出上洛冢嶺山東至析入鈞水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圭七十餘人遂取漢中郡自沔陽成固至新城上庸皆漢中郡之也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漢縣屬京兆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故鄧城在豫州鄧陵縣東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於秦庚戌蜀相殺蜀侯

二十七年庚戌秦使張儀說楚韓齊燕連衡以事秦

通鑑戰國策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張儀請行遂往楚楚王囚將

殺之儀因嬖臣靳尚詭說幸姬鄭袖袖言於王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曰夫為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梁驅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咸陽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靡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豈得無危哉秦西有巴蜀舫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都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也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楚北境地陳蔡汝潁是也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

國無... 而重... 萬匹... 可勝... 也夫... 也夫... 也夫...

無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
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

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跣跣頭貫願奮戟者

言言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蹄

間三尋者言馬走勢疾一擲而過三尋也不可勝計也山東之卒被甲蒙冑以會

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挈生虜此猶孟賁之與怯

夫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收不服之弱國無異

重千鈞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

上地東取成臯則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

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

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

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四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

兵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娶婦為昆弟

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

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涉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

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之獻魚鹽之地三

百於秦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

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敵邑恣懼繕甲厲兵力田

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

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策作兵軍於澠

因畏趙而飾兵

西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

白馬縣屬滑州秦

鈍

兵軍於澠

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

史記迎戰作會邯鄲

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

戰以正殷紂之事故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

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

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

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五道

一縱一橫為午謂交道也地在齊東趙西

告

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魏而軍於河

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

通鑑云趙服必

四分其地按此言約分其地不必即言趙服故從本策

是故不敢憑情隱意先以聞於左右

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身

通鑑

相結也

通史有常為兄弟之

國臣請按兵無攻趙王許之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

事秦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

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王已入朝効河間以事秦大王不

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趙之有也且

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燕長無

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

惠王薨

彪註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得諸侯力足以制趙不告趙

也告之者是力不足也此時諸侯惑於橫人之說皆辭屈貌從

心不與也使季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趙武靈

王此時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悞

之說加之數年如議胡服之時其必有以折儀也又燕昭王亦

賢知主也此時新立蓋拊摩新附之地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

從之者衆故爲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
收集繕治有其緒則儀之說固昭王之所唾而棄者史言蘇代
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豈非天下之心之勢矣哉

武王惠文王子也惠文王卒武王立諸侯復合從

通鑑辛亥惠文王薨武王立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
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公孫衍欲傾張
儀用李讎計召甘茂於魏起樗里子於國秦王皆用之

元年周赧王五辛亥秦張儀復出相魏

通鑑辛亥張儀說王曰爲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地
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齊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
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挾

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張儀欲傾周而爲秦始終以此說爲主王許之齊果伐梁張

儀又使舍人之楚借使以說齊王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
卒王使甘茂誅蜀相莊王與魏王會於臨晉王子初置丞相以樗
里疾爲右丞相

三年癸丑秦魏會于應甘茂伐韓宜陽甲寅拔宜陽

通鑑國策秦魏會于應古應國在潁川父城縣西南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

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
令向壽請行甘茂至魏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
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春秋時列國相滅多

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今王倍數險行千里而攻之難矣臣
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爲多

張儀而賢先王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奭戰國策作衍挾韓而

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修韓相也戰國策作明

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

宜陽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王召甘茂欲

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

萬遂拔宜陽涉河城武遂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

李氏東陽曰惟斷乃成亦甘茂之知先有以斷之也

羅氏洪先曰窺周逆節也要盟不義也躬逆節而甘不義此其為

戮大矣而徒區區曰息壤在彼為人臣者果徒以拔息壤為賢哉

昭襄王武王之異母弟也甲寅武王薨昭襄王立母芊氏治國事以

舅魏冉為將軍

通鑑綱目昭襄王稷武王之異母弟甲寅武王薨諸弟爭立稷時

為質於燕母芊氏為宣太后太后之異父弟魏冉與國人迎稷立

之是為昭襄王王年少宣太后自治事以魏冉為將軍衛咸陽乙

卯王使向壽平宜陽平正也和也正宜陽之疆界而和其人民也而使樗里子甘茂伐

魏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韓先王之墓在平陽武遂去之七十里去年秦拔宜陽因涉河

城武遂今復歸之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

蒲阪亾去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甘茂奔齊

二年丙辰秦魏冉弑其君之嫡母

通鑑丙辰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昭王

嫡母也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昭王嫂出居於魏王兄弟不善者魏冉

皆滅之威震秦國

四年^{戊午}齊韓魏伐楚楚使太子橫質於秦秦救之

通鑑丁巳秦王與楚王盟於黃棘復與楚上庸戊午取魏蒲阪晉

陽封陵俱在蒲州又取韓武遂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合兵伐楚楚王

使太子橫為質於秦以請救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巳未

楚王魏王韓太子嬰會於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歸秦復與魏蒲

阪楚太子橫殺秦大夫亾歸庚申秦伐韓取穰穰縣漢屬南陽郡蜀守輝

叛秦司馬錯往誅之庶長奐會韓魏齊兵伐楚敗其師於重丘殺

其將唐昧遂取重丘即莊丘也庚申涇陽君王母弟公子悝為質於齊華陽君

太后同父弟戎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三萬殺其將景缺取楚襄城縣屬潁川郡

楚王恐使太子為質於秦以請平櫟里疾卒

六年^{壬戌}秦伐楚

通鑑壬戌秦人伐楚取八城秦人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

兄弟盟於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

亾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

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

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

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綱目此有屈平曰母行而發兵自

守耳秦虎狼之國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蘭勸王

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

之與俱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

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不許秦人畱之楚大臣乃相與謀詐赴於

齊迎太子橫以歸立之秦王聞孟嘗君齊薛公田文之賢使涇陽君為

質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時樗里疾已卒故相田文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先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獻狐白裘於秦王幸姬姬乃為之言於王而遣之乃得脫歸

九年癸亥秦伐楚取十六城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河東割三城以和三國乃退

通鑑楚人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斬楚首五萬取十六城甲子楚懷王亾走秦人追及之以歸乙丑楚懷王發疾薨於秦秦人歸其喪諸侯由是不直秦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

一記曰孟嘗君怨秦將與韓魏攻秦而欲借兵食於周蘇代為西周謂孟嘗君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疆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籍兵乞食以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畱之故欲必去之秦不果出楚懷王

秦策曰二國以秦入函關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

也王何不召公子他史通作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均吾悔也寧以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乃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之兵乃退

蘇氏轍曰戰國以詐力相侵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為名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講解僅乃得免自山東攻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夫兵直為壯曲為老有名之師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霸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哉

尹氏曰按史記赧王十七年於齊韓魏之下具載伐秦及河渭絕一日之事又考秦紀齊世家亦載割地以和之實至田文傳尤詳且曰是時楚懷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其事甚明然通鑑乃不載此參之考異目錄皆無之豈別有異說耶

卮言曰按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秦即死歸葬昭襄

之十一年赧之十七年癸亥歲也通鑑從史記但載五國攻秦
 之事於楚懷既死之歲赧之十九年乙丑歲也綱目又載齊韓
 魏伐秦之事與史記同而楚懷之走死年歲悉從通鑑通鑑不
 載秦使公子池講和之事綱目載之諸史互異如此愚詳考之
 史記魏世家云哀王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十三
 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韓世家云襄王十四年與齊魏
 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齊世家湣
 王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
 河外以和兵罷是三國之攻秦二年而後講和起癸亥至乙丑
 也通鑑未詳其年歲故遺割河東而講一段議論問答綱目收
 之書於一時耳又國策註云三城者武遂與韓封陵與魏齊城
 公與齊也而史記不載齊城史記又云齊韓魏趙宋中山以五國
 伐秦而趙燕世家並無伐秦之事周秦策有三國攻秦二章具
 前而楚趙韓魏策俱有五國攻秦兵罷成臯無功而和之語魏
 策云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成臯是
 時楚懷王在秦楚王橫新立安敢長諸侯或諸侯以此兵為楚
 故以楚為從長也趙策云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
 之兵於成臯而陰講於秦蘇代謂兌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
 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君必無
 講陰必得矣李兌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據此
 則伐秦之役趙亦與焉或趙後至而不與函谷之入耳故史或
 不書楚趙而書三國其中山則趙之屬也若以為二十年前事

則此時秦魏冉趙李兌俱未用事此後亦無此大舉矣總而論之豈五國退軍成臯三國得三城趙亦取陰遂負楚而罷兵耶樓緩之策緩不敢言池不敢決乃令其主自擇之此所謂首鼠之計也然策其必悔則深中其主之術而權輕重於兩悔之間則不得不從割地之悔然後可任割地之計綱目削其詞通以爲樓緩公子池之對者誤

十二年丙寅秦以魏冉爲丞相

通鑑丙寅樓緩免相魏冉代之丁卯敗魏師於解解州即夏鳴條之野向壽

伐韓取武始魏縣屬戊辰韓公孫喜與魏人伐秦穰侯薦左更白起

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敗魏師韓師於伊關斬首二十四萬殺虜

公孫喜拔五城王以白起爲國尉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

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巳巳楚王迎婦於秦魏冉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爲丞相庚午伐韓

拔宛宛縣漢屬南陽郡燭壽免魏冉復爲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辛

未東周君朝秦魏入河東地四百里河東地蓋安邑大陽蒲阪解縣頓河之地韓入武

遂地三百里於秦壬申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

六十一

十九年癸酉冬十月秦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爲東帝

通鑑癸酉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爲東帝欲約與共伐趙

蘇代請齊王受之而勿稱也齊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十二月秦

王亦去帝復稱王攻趙拔杜陽漢縣屬扶風公劉所都甲戌攻趙

拔新垣曲陽新垣即河東垣縣也曲陽在濟源縣乙亥司馬錯擊魏河內魏獻安邑

以和秦出其人歸之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敗韓師於夏山

是歲齊滅宋丙子王會楚王於宛會趙王於中陽蒙武擊齊拔河

東九城為九縣丁丑燕王悉起兵使樂毅伐齊秦尉斯離帥師與

三晉之師會之大敗齊師於濟西齊王走莒為渾齒所殺秦王與

魏王會於京師戊寅秦趙會於穰秦拔魏安城故城在汝陽縣東南時魏地南至汝

南秦自武關出兵攻拔之兵至大梁而還趙使藺相如獻璧於秦完璧歸秦王

以為賢禮而歸之己卯伐趙拔兩城庚辰伐趙拔石城即漢西河之離石縣

穰侯復為丞相辛巳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光狼本代

地趙襄子滅代而中山侵有光狼之地白起自上郡九原雲中下兵始能敗趙取光狼又使司馬錯發隴西

兵扶風汧縣之西有大隴山名隴坻上者七日方越自隴以西本冀戎獠戎氏羌之地秦累世攘以其地置隴西地因蜀

攻楚黔中拔之秦兵時因蜀出巴郡杞縣路以攻拔楚之黔中楚獻漢北及上庸地漢北謂漢

水以北宛葉樊鄧隋唐之地上庸曹魏新城唐房陵郡之地

二十九年癸未秦白起伐楚拔郢楚徙都陳秦封起為武安君

通鑑壬午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鄢鄧二城並在襄州西陵即夷陵癸未白起

伐楚拔郢郢城在江陵縣東北六里楚平王築都之地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

東北徙東於陳秦王以郢為南郡封白起為武安君甲申蜀守若

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辰州淑獎溪澧郎施八州是秦漢黔中郡之地

地田思鶴歸化是乙酉武安君伐魏拔兩城楚復取江南十五邑

丙戌穰侯伐魏韓暴為救魏穰侯大破之斬首四萬暴為走開封

今河南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即宅魏人割陽也

溫以和溫縣即春秋溫邑屬晉丁亥魏復與齊合從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

四萬戊戌趙魏伐韓華陽在鄭州管城縣韓人告急於秦穰侯乃與武安

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魏王割南陽予秦以和秦與魏韓上庸之為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三十五年已丑楚太子完質於秦

通鑑國策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說秦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大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甚是也今大國之地偏天下有二垂

秦地有天下西北之三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文王武王王

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不與通也以絕從親之要要讀曰腰以言山東合從韓魏是其

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亦猶楚使召滑相趙也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

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

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邪酸棗虛桃俱在滑州邪丘故邢國懷州魏之兵

雲翔而不敢抃雲翔散地曰高起貌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

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

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秦既服魏又割濮磨之北則地連於齊是注齊之要

也魏地既入於秦則楚趙之聲勢不接是絕楚趙之脊也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

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

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乘毀

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

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

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於鑿頭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足跡也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敵國敵也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流亾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

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安也王將藉路於仇

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資於仇讎之韓

魏必攻隋水右壤隋水在楚都之右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

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

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蓋躡秦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

出而攻晉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故皆宋地爲楚所有齊人南面

攻楚泗上必舉時楚蠶食魯國有泗上之地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

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

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

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

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

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詘令韓魏

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

臨韓韓必受首言其服而請誅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蔽障如襟圍繞

如韓必爲關中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

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魏都大梁其境南至汝南許鄆陵居其間二邑皆脅於秦兵嬰城自守則楚之上蔡召陵不能與大梁往來矣嬰城者謂之兵繞城而守也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大王一

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齊右壤謂

濟西之地王之地一經兩海夏絕天下也東西爲經謂自西海至東海其地一爲秦有也是燕

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

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許應元曰歇之策所謂善息者也當是時秦必不能悉舉楚而易中五國之禍是秦所憂也故卒聽歇其後秦并六國其調度聽盡歇策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

親於楚已丑楚以黃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初置南陽郡凡山南謂之南陽晉南陽在修武以在太行之南大河之北也秦置南陽郡以在南山之南漢水之北也與魏楚共伐燕

三十七年辛卯秦伐趙趙奢擊却之

通鑑辛卯秦伐趙圍閼與在潞州西南趙王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

三十里而止秦師軍武安西武安縣屬磁州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

奮進軍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師聞之悉甲而往奢縱兵擊秦秦

師大敗解閼與而還

秦以范雎爲客卿

通鑑國策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魏

人范雎更姓名曰張祿入秦見王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

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戰車千乘以士卒之勇車騎

...

...

...

...

之多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雖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大義矣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且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魏中國之處而

天下之樞也以門戶為喻門戶之闔關皆由於樞王若用伯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

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懼齊必附矣齊附而

韓魏可虛也可使為丘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兵事

司馬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東

屬地於齊秦益疆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

如意此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

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搯其吭

而奪之耳

王氏應麟曰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

六國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

也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愚謂此策不為無益然韓不用韓圯

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

卮言曰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秦接壤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亾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當時朝從暮衡韓魏奔命不暇而國僅存黃歇之說秦昭王曰秦有累世之怨於魏韓魏之不亾秦社稷之憂也今睢之說曰韓魏天下之樞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自是秦以吞韓魏為事以至於亾嗚呼勢計之於人可畏哉

林之奇曰六國之於秦其地則六倍之地其兵食則六倍之兵食所以卒并於秦者蓋秦知天下之勢而六國不知也秦所以知者其謀出於范睢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既在我矣則齊楚安得而不滅哉

茅氏坤曰始而親韓魏者陽予之以為聯屬楚趙齊既已內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國者不我衡也此亦破從之術也

四十二年乙未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等以范睢為丞相封應侯通鑑國策秦王謂范睢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

親請問親魏奈何范睢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

彪曰遠交近攻睢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策次之可也王用其謀使五大夫正曰親魏者豈誠愛受魏哉孤韓黨耳綰伐魏拔懷故懷縣在懷州武陟縣西甲午太子質於魏而卒乙未拔魏邢丘魏人

請附范睢日益親用事因乘間說王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闔外以范睢為丞相封為應侯丙申穰侯出之陶王以子

安國君為太子太后以憂卒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要太后少子長安君為質乃出師秦師乃退

四十三年丁酉秦白起伐韓拔九城

通鑑國策丁酉范雎復說王曰秦魏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太行山在野任西北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

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亾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

善令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路絕之楚太子亾歸會頃襄王

薨太子即位是為考烈王已亥楚人納州於秦以平州即州寧縣屬南郡武安君

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治所在山上最高故曰上黨從太行西北澤路等州皆上黨郡地上黨

守馮亭與其民以上黨歸趙趙王使平原君往受之

四十七年辛丑秦王齧攻趙上黨拔之白起代將大破趙軍

通鑑辛丑秦左庶長王齧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

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以按揭上黨民據上黨地險按其民以拒守也王齧因伐趙趙

軍數戰不勝廉頗堅壁不出應侯使人為反間於趙趙王以趙括

代頗將秦王聞括為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齧為裨將

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

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

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於齊齊王弗許九月

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

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詐盡坑殺之前後斬首

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壬寅十月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齧攻趙武安皮牢拔之秦皮氏縣後為蒲州龍門縣恐非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

地韓魏使蘇代厚幣以說應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

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虞卿請以六城賂齊趙王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

秦使者已在趙矣求和於趙也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

勝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斌退謂人曰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山東之國敵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析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

四十八年癸卯秦伐趙圍邯鄲

通鑑史記秦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九月王使五大夫王陵將兵伐趙武安君病不任行癸卯正月王陵攻邯鄲

失利益發卒佐陵陵亾五月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

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自秦而攻邯鄲有大河及王屋太行諸山之阻積度曰絕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

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齧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

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兵留兵壁鄴縣屬魏郡名為救趙實挾兩端

又使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語以秦稱帝之害新垣衍再拜而出不復言帝秦矣平原君數使使讓魏公子無忌公子數請魏王敕晉鄙發兵救趙魏王不聽公子問計於侯嬴竊臥內兵符與客朱亥俱至鄴遂椎殺晉鄙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齧久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王聞之彊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甲辰十月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汾城即漢汾河東臨汾縣城去邯鄲尚遠秦蓋屯兵於此為王齧聲援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齧齧數却使者日至王乃逐武安君出咸陽門至杜郵賜之劍武安君自殺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齧解圍走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攻汾城

即從唐拔寧新中更名安陽鄭安平為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應侯由是得罪

五十年周赧王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通鑑乙巳秦將軍嫪毐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背秦與諸侯約縱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嫪毐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丙午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說應侯應侯因薦於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為相國數月免周民東亾義不為秦民秦取其寶器遷西

周公於蕞孤之聚

在洛陽南即古梁城

是年楚遷魯於莒而取其地丁未

伐魏取吳城

即虞城古虞國也

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戊申王郊見上帝

於雍楚遷於鉅陽

綱目書法曰按通鑑秦昭襄滅東周之歲揭秦紀而大書之蓋

周既亾而以秦繼周也周亾而秦繼之則綱目大書其年可矣

又與列國分註何天下未一也天下未一秦亦列國耳必至於

始皇二十六年秦并六國始以正統例大書之此綱目所以大

一統也

孝文王昭襄王子也

史記戊戌昭襄王薨太子立是為孝文王韓王衰經入弔祠諸侯

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

厚親戚弛苑囿

莊襄王孝王子也

史記莊襄王楚孝文王子也初名異人孝文王為太子妃華陽夫

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為質於趙呂不韋見而說之因西見華陽

夫人之姊使言異人之賢說夫人立以為子夫人然之承間言於

太子太子許之約以為嗣更其名曰楚孝文王即位立為太子辛

亥冬十月孝文王薨太子立是為莊襄王

元年壬子秦以呂不韋為相國

史記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有惠於

民

秦滅東周

通鑑壬子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王封相國不韋爲文信侯伐韓取成臯滎陽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是歲楚滅魯癸丑蒙驁伐越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甲寅王齧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劉氏曰綱目自上黨降趙於是十七年凡五書太原上黨何也蓋上黨天下之脊也秦得上黨而并天下之勢成矣

二年甲寅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

通鑑秦蒙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還魏以爲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皆遣兵救魏信陵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

尹氏曰追至函谷何惡秦也秦伐之不得志於是再書矣自昭襄以來山東之得志有二田文之伐書河渭絕無忌之救書大破秦軍於是書追至函谷雖終無救於亾而綱目每喜書之則亦惡秦而已矣

學海類編卷之一百三十

匏瓠編

創業類七

帝王開基七

大業篇二

秦并天下章二

始皇帝諱政莊襄王子也甲寅夏五月莊襄王卒政嗣立

史記始皇帝諱政莊襄王之子也初莊襄王納呂不韋姬而生政

為太子甲寅五月丙午莊襄王薨太子政立是為始皇帝政生十

三年矣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一有郢置南郡矣北收

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

韋為相封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蒙鰲

王齕庶公等為將軍王年少國事皆決於文信侯號稱仲父是秋
首陽反元年蒙騫擊定之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二萬三年蒙
騫伐韓取十二城四年春蒙騫伐魏取囂有詭三月軍罷五年蒙
騫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初置東郡

六年庚申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函谷關皆敗走

史記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取
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於是去陳徙壽春秦拔
魏朝歌及衛濮陽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
之河內七年伐魏取垣蒲陽垣故城在絳州垣縣西故蒲城在隰州蒲縣北楊端和伐魏
取衍氏是年嫪毐作亂伏誅居甘泉宮

十年甲子冬十月秦呂不韋以罪免相

史記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
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
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
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遂除其令

史記李斯列傳曰李斯楚人至秦乃求為秦相呂不韋舍人不韋
賢之任以為即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
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言胥吏小人失其幾事之會成大功者則因其瑕釁遂忍心而除之昔者

成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
迭興更尊周室六國當云列國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

為列國秦之乘勝後諸侯益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
秦之疆大王之賢由甯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

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劔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王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之李斯議亦在逐中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穆公求尚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

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劇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疎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劔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鱗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後庭駿馬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蜀之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客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綈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

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扣缶彈箏搏髀而歌鳴
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
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
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
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非所以跨海內制
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則士勇是以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澤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
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
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籍寇兵而
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
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
可得也

史記始皇本紀曰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
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
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
夫差潛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過亡三千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抗禮衣服食飲
與僚同僚曰秦王爲人蜂隼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
約易出人不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
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
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三年丁卯秦伐趙趙以李牧為大軍復戰宜安秦師敗績

通鑑始皇十一年趙人伐燕取狸陽兵未罷將軍王翦栢齮楊端

和伐趙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遼陽在上黨西北宋之遼州也栢齮取鄴安

陽十二年發四郡兵助魏伐楚十三年栢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

平陽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

秦師敗績栢齮韓還十四年栢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韓王納

地効璽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因上書說王王悅之未任用

李斯嫉而殺之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

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

秦滅六國

通鑑始皇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九月癸卒受地於韓魏人獻地十

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十八年王翦將上

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

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

顏聚伐之李牧不受命趙殺之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

葱顏聚亾遂克邯鄲虜趙王遷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殺

之還從太原上郡歸王翦屯中山以臨燕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

人犇代自立為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二

十年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王王覺之

體解軻以狗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請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戰

於易水之西大破之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燕王及太子率

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

兵攻之王賁

子翦之

伐楚取十萬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

以莊襄諱楚故言荆

將軍度用幾何人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翦

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二十二年王費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魏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王復召王翦疆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荆王王游至郢陳荆將頂燕立昌平君爲荆王反秦於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

蘇子瞻論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愚以爲巧於取齊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時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怯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乞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亾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亾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非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取三晉三晉亾

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
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
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
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其臣知亾之
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如反掌也
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柰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
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齧齒也可拔遂扶其
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亾者幸也非數也吳
爲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
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
能支而况謝玄劉牢之輩乎以是知二秦一律始皇幸而堅不幸

焉耳

司馬公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合從者六國之利也而使六
國能以信義相結則秦雖強暴烏得而亾之哉蓋以三晉而攻齊
楚是自絕其根祗也以齊楚而攻三晉是自撤其藩籬也烏有撤
其藩籬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胡氏曰司馬之論愚竊以爲不然夫儀秦本心非爲其國忠謀姑
恐喝劫持之欲行其計以取富貴耳既曰反覆豈能寧人邦家哉
秦從儀衡不再歲其約皆解楊子雲乃謂安中國者各十餘年不
知何以云爾也嘗考六國叔季君多庸愚其臣大抵效計策能攻
戰而已仰關而攻地利旣不如秦智力又出秦下其爲秦并非不
幸也

丘氏曰三代建制之大莫大於封建至是掃蕩無餘矣武王承夏商之後分封八百國春秋之世惟餘十二諸侯至於戰國存者僅上而三晉田齊已非初封之舊當是時雖曰氣勢卑陋政令龐雜然而封建之微意猶有一綫之存也至始皇立首滅韓次滅趙滅魏滅燕滅楚至是又滅齊嗚呼此開闢以來帝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之制自是以後永無可復之期矣是蓋世道大變之端也

十六年

庚辰

秦初并天下更號曰皇帝

史記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

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渺渺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位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自今已來

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
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
六爲記符法冠皆六十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
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
合水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功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
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已來稍蠶食諸侯竟成
始皇始皇自以爲功高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
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
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奮臂大呼山東大擾諸侯竝起

籍使子嬰有庸王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有宗廟之
祀未嘗絕也秦地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
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
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
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
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
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
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亾秦其實利
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
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
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

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賈誼過秦論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蘓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陀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槽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

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始皇旣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呾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于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君也鋤耰棘矜不銛於鈎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歿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又曰秦并天下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伯旣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躡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旣元元之命莫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

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者并兼者高詐力
安定者賢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
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行之故其亾
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
有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
業長久今秦二世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長者利短褐而飢
者甘糟糠天下之罄罄親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
二世在庸王之行而任忠賢塞萬民之望而暴亂之姦止矣故曰
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
殺戮者二世之過也

班固漢書贊曰周歷已移仁不伐母

謂周得木德木生火周為漢母也口歷運之道仁恩之情

子不代母而王謂火不代克漢不合即代周而秦直其間位得在木之間也

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

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
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受圖據狼狐蹈參伐佐
政驅除距之稱始皇狼狐主弓矢星參伐主斬艾星言據始皇既
歿胡亥極愚誅斯云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
惡不篤不虛亾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九便之國猶不得
存云

蘇氏古史曰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逶迤廟堂之
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
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放
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

力不用相與爲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况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爲上其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爲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千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以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怙於爲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暴猛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爲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甲數十萬雖使齊桓晉文假仁挾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游於齊

梁以此于其君皆不能信以爲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上子夏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齊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况於力行仁義中心慘怛但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定心寡慾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爲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守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尹氏曰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曰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秦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除謚法令後以一而傳萬其爲計可謂遠矣抑不知秦之所以得天下者仁歟否歟奪人土地毀人宗廟滅人家國皆所不論姑以斬首計之自石門之戰至于赧亡之歲其見於史冊可得而考者蓋百四十餘萬矣又自赧亡之後迄于兼并之日垂四十年史傳皆不載首虜之數其間攻拔城邑屠滅國都兵禍殆無虛日豈無歟鋒鏑之下者斬刈殺戮疾驅力戰秦之得天下者如此乃欲偃然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是豈果無天道耶要之國祚修短每視其得國之實向使秦氏并吞之後改絃易轍修行仁義猶不能保有其國况以殘暴趨之乎不仁世而遽滅信有由矣語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參諸孟氏之言而益信

瓊山丘氏曰嗚呼秦至無道也乃能定天下于一孟子不嗜殺人之言無乃不驗乎吁是不然秦人吞噬六國益恃其勢力以兼并之也豈所謂定乎所謂并天下者特爲漢主驅除耳曾幾何勝廣起兵復立六國盡王諸將天下紛擾民不聊生卒之定天下于一者寬仁大度之沛公也孰謂孟子之言不驗哉

太倉王氏曰秦之取天下而不以道者其罪不在始皇而在莊襄以前之主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夫秦自孝公用商鞅爲功級之賞以誘戰士而始之強七國之民自始祖而至於耳孫其首世世入秦庭而封於涇渭之間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士不得拱手而奉先王之業蓋至始皇而天下之所謂共主若赧王者頓首于冀闕之下而周不祀矣其時六國之邊秦者四

而其年已爲秦有矣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封觀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并六國六國不得不并而爲秦且秦至是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爲代者也夫六國者非僭王之楚卽篡晉之韓趙魏而篡姜之田氏也柰何以不得滅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而輕徭薄賦以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善乎賈生之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卮言曰秦之有天下與周豈相遠哉雖仁暴不同而時勢等耳周自后稷封郃至公劉遷豳太王遷岐王季宅程而文王遷豐武王遷鎬卒以代商秦自非子邑秦至秦仲而居大丘襄公以兵救周送平王平王東遷維邑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豐之地則固以其先世興王之地與秦矣逮寧公徙平陽德公居雍城穆公霸西戎

秦地東至河獻公城櫟陽孝公都咸陽東地渡洛惠王以來益東出兵以爭諸侯諸侯莫敢西向其勢得也周自公劉至于武王賢聖之君繼作積功累仁漸以翦商秦起孝公至於始皇者六世用圖霸內治外威不少怠焉駸駸乎王天下之氣象矣六國之主趙武靈燕昭王齊宣魏惠僅足有爲而其子孫微矣孰有如秦數君者安得不俛首聽命乎其時至也勢得時至可以吞周兼併而不爲必秦之德盛而後可而秦不能也且秦以神明之胄千餘年之舊邦而又以奕葉之英明數百年之富強然後蠶食中原綫絕姬祚亦先儒所謂待其果熟而自取之者也豈與魏晉以來弑君篡國同乎哉曩令始皇暴取而仁守之有令典以貽子孫若商周之貽謀雖與商周比隆可也當時天下之士輻轆秦庭而樂爲之

用者識時勢也秦以衛鞅張儀魏冉范雎呂不韋李斯為之相甘茂白起王翦蒙氏為之將言聽計從戰勝攻取此其君臣之相遇合後代不概見者六國之士足以智力難秦者如蘇秦田文魏無忌之徒其言未盡行而身輒見疑且其無策以待秦也漢祖之興去秦未遠蕭何張良韓信以至酈蒯之儔謀輒從從輒效卒以羣策成帝業漢祖固善用秦哉

卷之七
一百三十 終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三十一

創業類

帝王開基 八

大業篇二

高帝興漢章

漢太祖高皇帝姓劉氏諱邦字季沛人

史記曰高祖字季初為泗上亭長為縣送徒驪山

秦始皇葬驪山故郡國送徒士

作徒多道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

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 也 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

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之間數有奇恠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

秦二世元年壬辰秋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

綱目書法後同

七月陳涉起斬至陳自立為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

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參為掾何曰君為秦吏今欲背

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眾

劫謂威脅之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

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守其城也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

劉季保安也就高祖以自安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與沛人老曰天下同苦秦

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

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

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

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謂肝腦塗地也吾非敢自

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子兄弟此大事願更立可者蕭曹等皆文吏

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謂誅及種族也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

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劉季數讓眾莫

肯為劉季乃立為沛公許應元曰高祖起沛時沛父老子弟共殺沛令以迎高祖羽起會稽亦殺會稽守第

沛令負高祖而沛父老子弟自殺之與籍之手刃殷通絕異又高祖起事便思完沛父子兄弟而項梁父子徒以兵力逞此成敗所

以異形也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而釁鼓釁血祭也凡殺牲以血祭者皆為釁旗幟皆赤

於是蕭曹樊噲等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是時項梁與

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自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

王魏咎自立為魏王悉依通鑑全文後同

癸巳秦二世二年楚懷王元年冬十月秦之正月秦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戰破之

十月沛公攻胡陵方與音房預二縣俱屬山陽郡還守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

豐泗川今沛郡秦時御史監郡平其名也二日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

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于薛秦時郡置守監此泗川有監有守壯其名也

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顏師古云得司馬之名非也按後云左司馬曹無傷自此以下更不見替

易處蓋是沛公左司馬無傷得泗川守壯而殺之此說是沛公還軍亢父亢音抗父音甫屬任城郡至方與

十二月秦將章邯擊破陳軍陳涉為下所殺魏人周市將兵略豐

沛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克

春正月沛公得張良以為廐將

正月甯君秦嘉甯君秦嘉二人立景駒為楚王在留今彭城留縣沛公往從之

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為

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輒

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

攻豐時章邯從陳從謂追討也別將司馬尼劉放曰別將當連下句讀言章邯身從陳而令別將

定楚將兵別定楚地屠相至碭相沛縣碭梁國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

戰蕭西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

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以故所收沛子弟三千合今所收碭兵而言也此續密處史記無此句三月攻

下邑縣屬梁國拔之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引兵入薛

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五大夫第

九爵名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夏五月項羽拔

襄城還

夏六月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

項梁盡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

心為楚懷王六國為秦所併楚最無罪故求其後立之以祖謚為號順民望也沛公從項梁引兵

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

章邯東阿下邯走而西田榮東歸項梁獨追北北敗也使項羽沛公

別攻城陽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振起也

散卒復自振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

也環音宦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

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

還攻外黃項梁已破秦軍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又聞雍丘

之勝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擊項梁

于定陶大破之殺項梁沛公項羽攻外黃朱下去攻陳留聞梁死

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台音呂

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後九月懷王并呂后項羽

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章邯已破項梁

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趙數請救懷王

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北救趙

秋九月楚遣沛公伐秦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

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不以入關為利言畏秦也獨羽怨秦之殺項梁奮勢願

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禍賊慄疾悍勇好為禍亂

而殘賊也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噍音祚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所過無不殘滅且

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扶助也亦作杖告

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

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羽而遣沛公西

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二縣名杠音江

攻秦壁破其二軍冬十月沛公攻破東郡尉於城武尉郡都尉也本謂之郡尉

至景帝時乃改都尉十一月項羽殺冠軍宋義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十二

月沛公引兵至栗沛郡縣名也遇剛武侯應劭注云楚懷王將剛侯陳武又云魏將柴武也孟康皆

非之顏師古云史失其名姓唯識爵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臧欣武滿軍

合攻秦軍破之項羽大破秦軍鉅鹿下

甲午春二月沛公擊昌邑彭越以兵從沛公使酈生說陳留下之

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助攻昌邑未

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生酈食其因麾下騎士以見沛公沛

公問計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

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今其城中又多利言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

引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酈

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為將將陳

留兵以後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縣屬東郡

又戰曲遇東曲音嶺丘羽入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斬

之以徇

夏四月沛公攻潁川略南陽秋七月南陽守齧降

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卬音

五剛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

利南出轅轅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

南六月與南陽守齧戰犍東犍縣名也齧音大破之略南陽郡南

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

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沛公從其言受齧降封爲殷侯封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銷與偕攻析酈析今內鄉酈今菊潭皆降軍所過不鹵掠秦民喜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

王九思曰懷王遣入關當時救趙難于入關秦大軍在趙有當之者則入關差易爲力

倪思曰自項梁以來攻定陶未下攻外黃外黃未下而兵行無忌殆欲汲汲赴要害搗虛邑耳此最兵家要妙令人不及掩耳而過閃自保得敵去爲幸何暇追襲此兵家勝筭也故高帝攻

昌邑未拔過高陽攻開封未拔攻潁川蓋深喻此意獨宛強大追敵近復欲過而西則前後相應非他邑比也故子房憂之而惟漢事將成又有陳恢者謀之非宛計實漢計也

又曰以高帝寬大長者而不免於屠潁川所謂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非耶

秋八月沛公入武關秦趙高殺帝立子嬰爲王

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史記趙高殺二世使人來約欲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因襲武關破之前漢紀沛公攻武關趙高殺二世以請和求分王關中沛公不聽云三傳皆同通鑑不載今從漢書

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

峽關應劭曰峽音堯峽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

強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瑁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乙未

楚漢元年

冬十月

因秦以十月為歲首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

沛公至霸上

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茲水秦穆公更名霸師古曰霸水上故曰霸上即今所謂霸頭

秦王子

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

蘇林曰亭名之在長安東十三

里師古曰軹音枳軹道亭在霸城觀西四里

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

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沛公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

師古曰舍息也樊噲諫於殿中休也

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

焉願急還霸王毋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

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

助桀為虐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

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

口多少疆弱之處十一月沛公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

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

秦法禁民聚語偶對也

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

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

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

應劭曰按次築堵牆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者音覲

凡吾

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

至而定約束耳

要亦約

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

師古曰軍中遣人與

秦吏相隨徧至諸縣鄉邑而告諭也

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又讓

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蘇子由論曰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彊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于群盜不習兵勢凌籍郡縣徃于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儼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鋒銳亦畧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旣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

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或問章邯假令不過河北高帝能入秦乎子由以邯提兵擊盜則當時老將健卒已虛關中似亦有見然覽觀秦紀本末蒙氏兄弟誅而將陷矣阿房之宮驪山之葬而百姓怨矣諸公子及李斯坐法死而骨肉大臣不附矣至于趙高之夷子嬰之立上

下岌岌矣高帝之入秦譬之以石投卵也又何疑哉

性理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主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謝氏曰程子之論三說皆考之未詳也何則高帝受子嬰之降誤聽遣兵守關方十月之交耳黥布攻破函關羽兵進屯戲下則十有二月也不善將兵既弗勝拔山蓋世之雄雖善將將尚未獲韓彭之助絳灌噲嬰之徒又非黥布蒲將軍之敵倘後非張良之調護項伯之約婚則高帝不亡于鋒鏑必戕于舞劍何得云可以閉關抗羽也關中父老惟恐帝之不王關縱子弟在外亦無內變之虞况新安盡阬秦卒二十萬又在十一月之中

距關千里乎此一事之不然也懷王約先入關中者王之高帝受降彌日羽纔叩關攻破所恨力不能敵耳倘能拒羽無納正所以遵王之命此二事之不然也惟太公呂后惠帝正在沛中向使范增之計得行項莊之劍無敵身且不保而何父母妻子之云此亦三事之不盡然也

又問高帝約法三章何如陳氏曰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兒曹嘔咆之爲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爲寬大長者以媚悅斯民孰不能者及項氏旣滅天下一家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曹輩嘔咆之恩姑以媚悅于一時者哉使其仁心仁聞出於至誠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爲漢世不利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

危言曰秦民苦於虐政高帝與之約法三章雖非媚悅斯民亦一時解網之恩耳天下既定蕭何制法自有節目以垂久遠豈以草莽之約遂爲不刊之典乎三章之法而可爲典則其治天下亦大闊略矣

尹氏曰綱目書楚遣沛公伐秦則沛公奉辭伐罪爲有名矣又書秦王子嬰降則沛公仗義入關已誅無道秦矣又書還軍霸上除秦苛法則仁義之舉雖未足以追配湯武然亦不嗜殺人之意者夫秦苛酷結怨于民沛公入秦自除其虐如救焚拯溺深得弔民之理其寬大愛人雍容氣象於茲可想孟子有言民之歸仁猶水之就下故雖三代之得天下不過如是而已惟合前後所書觀之則漢之興非苟然者孰謂其起於叛亡亭長而能若是乎

劉氏曰綱目上書沛公還軍霸上除秦苛法下書詐坑秦坑秦卒二十餘萬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大掠而東劉項之仁暴分矣漢楚之興亡兆矣

丘氏濬曰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至是沛公至霸上而秦王子嬰降沛公既受其降矣則代秦而有天下者非沛公而誰哉矧沛公以德行仁而爲人心之所歸往庶幾王者之師當時諸將往往失人心而項氏尤甚人心之歸天命之所在也

唐氏順之曰帝初入關其執誠不足抗羽曷若且損關中以與之僻處一隅蓄銳養威以待其變之可乘而後一舉而斃之人業可定也胡爲汲汲于守關以犯項氏之怒而徼幸于鴻門之謝耶嗚呼此蕭何勸王巴蜀之意也

洪氏邁曰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過殘滅民大失望劉氏四百年基業定于此矣蓋禮義感人心其究至于淡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次之間初非有怪奇卓詭之事也

屠氏隆曰沛公于所過禁毋鹵掠入關不殺秦子嬰與封秦府庫不取此皆王者作用懷王諸老將謂長者扶義而西正以此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

史記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為雍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稍微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果帥諸侯兵至圍關門問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英布等攻破函

谷關十二月羽進至戲范增說羽急擊沛公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沛公兵力不敵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沛公用項伯張良謀謝羽得免詳患難門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陽尊懷王為義帝不用其命

春二月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立沛公為漢王

史記項羽分天下王諸將自立為西楚霸王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

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梁州治所今南

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

夏四月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

漢書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

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

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語曰

天漢其稱甚美天漢天河也俗語常河俗語以漢記天此美名也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

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

漢紀養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

何為丞相漢王賜張良金珠良盡以獻項伯漢王亦因良厚遺項

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

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王慎中日項羽

使三萬人從焉知非暗圖漢王乎漢從杜南入漢中京兆杜縣之南張良

送至褒中梁州褒城縣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歸棧道棧

閣也下架木為之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示即視言今羽知漢王無東出之意項王

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

穰侯已又殺之

胡氏曰人有常言用賢所以養民也蕭相國乃謂養民以致賢人

何也曰此無所襲獨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求臣

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故世無養民之心

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物之

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於此

而高帝聞言即悟漢業之興不亦宜哉

林氏曰劉項爭天下其勢力才氣相去遠甚然羽終失天下而為

高帝所斃者羽能勇不能怯故也高帝之封於漢中絳灌皆勸之以攻羽曾不知勢弗敵而與旋是蹙之亡耳故蕭何以爲詘于一人信於萬乘湯武是也高帝隱忍從之卒如其言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社稷此則能勇能怯之效也羽之敗於烏江也亭長艤舟待之以爲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上急渡此卽蕭何之謀耳羽不勝其忿乃曰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所謂能勇而不能怯也是故高帝百戰而不敗惟其不勝也一勝則必至於王項羽百戰而百勝惟其必勝也一不勝則必至於亡

鄒氏璧曰張良之勸欲其避鋒養銳而爲一時權變之謀蕭何之言欲其端本澄源而爲混一海宇之計漢王勇於從善而兩用之王業之成歷年之永傳世之多莫非養民致賢之效也嗚呼民唯本漢仁之而王楚虐之而亡丘民胡可不得其心哉

郝經曰高帝不與項羽校夔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故後世稱帝王知進退之理者以高帝爲首

秋七月漢王以韓信爲大將留蕭何給軍食

史記漢王旣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韓信

此韓王信非淮陰侯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皆近地而王獨遠居

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嚮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於郴淮陰人韓信初亡楚歸漢爲治粟都尉蕭何奇之數言於漢王王未之奇也信乃亡去蕭何追還之漢王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也至如信者

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

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以下詳本部命將及臣部

將帥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謝因問王

曰今東鄉爭擅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

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

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項王喑啞叱咤千

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

言語嘔嘔人有疾痛涕泣分食邑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刵弊

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

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

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

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畏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

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

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

言義兵無敵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散亡不可勝

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卒二十餘萬惟獨邯欣

齧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

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

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

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

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遂聽信計部署諸將

所擊分部而署置之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楊維禎曰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漢之

所以得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

唐氏曰孔明之初見昭烈論三國亦不能過於信故曰淮陰者非

特將略也

凌氏曰何之勸帝則曰還定三秦而天下可圖信之告帝則曰舉兵而東三秦可定二人之論不相謀而相合皆有見於天下之大勢者此何所以奇信而數言於帝也

八月還定三秦

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

縣名屬武都

出襲雍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

兵敗還走戰好時

縣名屬右扶風

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

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

地為渭南河上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以迎太

公呂后於沛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又以故吳令鄭昌

為漢王以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越敗角兵時張良徇韓地遺項

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以齊梁反書

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故無意西而北擊齊

丙申冬十月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陽韓王昌降漢十一

月漢王還都櫟陽

漢書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已

從田榮藉助兵以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

迎趙王歇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餘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間行

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申陽降
置河南郡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
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

春三月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為護軍中尉

漢王還都櫟陽使諸將略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郡降者封萬戶

繕治河上塞繕補也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春正月諸將拔北

地虜雍王弟章平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

民爵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舊縣名即今之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降將兵從下

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至修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

使參乘監諸將

漢王至洛陽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夏四月漢王率五諸侯兵

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縣屬河南郡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

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

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

王宜率三軍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

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

告諸侯王以擊楚之殺義帝者于是陳餘遣兵助漢是時項王北

擊齊田榮走死四月田橫復立田廣為王項王雖聞漢東既擊齊

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史漢作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

人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如淳曰塞翟魏殷河南也韋昭曰塞翟韓魏殷也雍時已敗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

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
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魏韓殷也此年十月

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三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謂此為五諸侯時雖未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三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侯之數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劉攽曰張耳奉頭鼠竄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事見餘傳東越楚到外黃

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國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窈冥晝晦楚軍大亂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

逢孝惠魯元載以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是時呂后兄周呂侯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見漢敗皆背漢復與楚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

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翦暴秦滅強項而卒基漢業方懷王諸老將固以為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所謂仁者歟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為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名其為賊敵乃可服三軍之眾為義帝縞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

之天下卽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成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

性理書或問爲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朱子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

又曰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皆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之言方托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編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

又問高帝爲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如何曰爲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已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

跡暗昧爲義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令諸侯無君之罪在曹操

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于懷王蓋以懷王爲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

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若是耶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天下之義主始以爲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爲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爲辭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于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爲楚也而祇以爲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爲者天也亦豈范增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爲者亦天也

又曰高帝之爲義帝發喪也三軍縞素天下之士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帝之於懷王君臣之分未定也王則嘗以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爲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是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情哉

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羽爲政不平顧亦伸已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臨然後羽弑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故隋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倚右斷其背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朱氏曰自昔帝王之興憂天命之圯絕而求與之保合憫人心之陷溺而思與之拯援無所自容其力不得已而見之兵革之

間亦豈其心之所欲哉反道敗德侮慢自賢則苗不可以不伐
狎侮五行怠棄三正則扈不可以不征傲擾天地於是有義和
之師矯誣上帝於是有鳴條之攻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謂已有
天命謂敬不足行於是有牧野之戰去邠之愠不殄則采薇之
役不可不遣也不恭之怒方張則方徂之旅不可不遏也整居
之禍孔熾則六月之伐不可不亟也誅亂之兵不出則仁義之
統紀不明仁義之統紀不明則上下內外紊舛失叙固將淪入
禽獸夷狄而不自覺者雖欲私一己而安歲月詎可得乎使高
帝不聞仁義之說不爲編素之舉特以智力與項氏相角使幸
而勝之則是吾與天下獨以智力相尚耳智不足以相勝則凡
智於我者孰不反面以相賊力不足以相制則凡力於我者孰
不交臂以相戕禍亂之來曷有窮已自仁義之言一明使天下
曉然知帝王統紀如日月之不可掩自編素之師一舉使天下
灼然知天下定分如天地之不可易三綱九疇幾斷而復續天
命人心欲復而方正漢雖不純王道而猶培植扶持至四百年
之久旣絕而復振欲竊而猶未敢由此也夫

卮言曰高帝用董公之謀爲義帝發喪也姑執此義以動諸侯
兵耳然而諸侯非盡義帝臣也亦知漢之不爲義帝也故一敗
而諸侯畔矣愚謂漢楚之興亡亦不係於此也自是漢屢敗而
楚屢勝惟漢以敗戒而知人善任楚以勝驕而自用其力此其
得失之效也雖然亦有天命非人力也陳氏諸子之論備矣
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

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狃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敗耳且是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遷滎陽以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部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淫樂而群臣亦以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歟嗚呼危哉朱氏曰自後世觀之高祖攻守之心若出於一未嘗有間然以史考之至咸陽則欲懷安至彭城則已驕縱天下既平則易敵復諫徑踰句注幾陷不測自是以還始厭功畏兵不輕動妄作以禍天下後世賴之吾嘗為之說高帝之能取天下本於鼓城之敗而其能守天下則自夫白登之圍

三月漢王遣隋何使九江

漢王謂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

言捐以與之令其止

功破楚

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

兩人可亟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

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

即今宋州虞城縣

謂

左右曰孰能為我使九江王布令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

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行王遣之

五月漢王至滎陽魏王豹叛漢漢王還櫟陽漢兵圍雍丘雍王卬自

殺盡定雍地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

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

應劭曰京縣名

今有大索小索亭

楚騎來戰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拜灌嬰為中大

夫李必駱甲為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河

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墻如街巷也鄭氏曰甬音踊師古曰以取敖倉粟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魏王豹謁

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為楚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敖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定雍八十餘縣以為中地北地隴西郡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何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於是漢王以韓信為

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王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丁酉冬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大破趙軍于井陘口斬陳餘於泜水上禽趙王歇置常山代郡信從廣武君李左車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

十二月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至九江說九江王黥布遂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
聲龍且攻布破之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
漢漢王分之兵與俱屯成皐

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五月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
漢王復軍成皐六月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皐漢王走渡河奪韓
信軍遣信擊齊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欲立
六國後以樹黨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而止詳謀臣部又問陳平乃

從平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
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夫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
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夫亞夫大怒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詐

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

王信與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羽燒殺信周苛縱公因殺魏豹漢

王出滎陽至成皐自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

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

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

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

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宛縣葉縣之間與黥布收兵羽聞

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

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

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皐乃

引兵西拔滎陽城烹周苛并殺縱公而虜韓信遂圍成皐漢王跳

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灼是也朱子文曰漢王跳當從如淳之音唯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何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卧内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王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

秋八月漢王軍小脩武遣人燒楚積聚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

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軍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彭越攻狗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卽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

漢王遣酈食其說齊下之

漢王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鞏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譴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

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

蜚狐口在代郡南四

十里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

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諸田宗彊

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於楚人多變詐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

也臣請得奉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漢王曰善乃使酈生說

齊王先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軍以

距漢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

酒為樂韓信引兵東未度平原聞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蒯徹說信

曰將軍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然之遂渡河

戊戌冬十月漢韓信襲破齊

韓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賈已乃烹之引兵

東走高密今萊州縣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

軍田既軍於膠東

漢王復取成臯與楚皆軍廣武

楚大司馬咎守成臯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

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

馬欣皆自勁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

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於滎

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

王三令壯士出挑戰樓煩輒射殺之項王怒自出挑戰樓煩走還

入壁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

相與臨廣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因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齊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母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

楚救齊十一月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齊王廣遂定齊地春二月漢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韓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韓信誘擊龍且殺之齊王廣亡走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灌嬰追得田光進至博陽田橫聞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敗橫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縣屬北海郡曹參擊田旣於

膠東皆殺之盡定齊地漢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秋八月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歛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秋八月楚與漢約中分天下

項王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漢有天

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謂養虎自貽患也漢王從之

尹氏曰當是時漢彊楚弱政自不必約和然太公在楚未有取

之之計也綱目上書中分天下繼書歸太公呂后於漢則漢之
此舉爲請太公明矣然書楚與漢約而不書漢與楚約則見欲
和者出於楚之本心而漢王不急於救父其惡蓋自不言可知
况漢既得太公乃始背惠食言進兵攻楚故此明書解而東歸
而下書漢王追藉至固陵則漢王違信之失又可知矣

趙氏曰睢水之敗漢王與數十騎遁去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
行遇楚兵所獲置軍中爲質至是三年矣乃遣侯公說羽請太
公呂后羽乃與漢約分天下以太公呂后歸夫何纔得父妻輒
聽詐謀背違信約此市井狡獪之爲非君子忠信之道也是以
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魏侯不失虞人之期
秦伯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處戰國之時尚不忘其信况因求

父之約而可背信乎大抵漢祖君臣皆用詭詐之術非湯武弔
伐仁義之道也

漢五年已亥冬十月漢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英
布皆會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
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張良曰彭越本定梁地信
家在楚其欲意欲復得故邑捐此兩地以許兩人則楚易破也漢
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
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
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
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

與數百騎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陷大澤中灌嬰追及之羽至烏
江自殺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兵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禮
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漢王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
而去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縮劉賈
擊虜尉

林氏曰固陵之追籍已兵敝食盡猶能大破漢軍則劉非項之
敵明矣然未幾三將會兵卒能破羽則漢之用人與籍之自用
其相去何翅什百詳書信越英布會兵之實所以見漢之離籍
卒賴三人之力也

春二月漢王即皇帝位

會編改書云漢王即天子位猶襲秦稱
皇帝詞贅非綱目之體詳大禮尊號篇

漢書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於
是諸侯上䟽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
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亡
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
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
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
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
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
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
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
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

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旦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汜水之陽

劉氏曰得天下之辭有三卽皇帝位正也稱皇帝自稱而已立爲帝不宜立者也

漢書帝都雒陽兵皆罷歸家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祖上陵對曰陛下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群臣說服

史記本紀論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小人以僂故救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弊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史記秦漢之際月表敘曰初作雖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

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漢書異姓諸侯表序曰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于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亡乃繇尚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弑秦起襄章文繆獻百有餘歲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若此其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

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間閭偏於戎狄嚮應潛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無尺土之階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執然也

漢書本紀贊曰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苟悅前漢紀贊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劍而取天下不由唐虞

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廓清帝宇八
載之間海內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極上古以來書籍所載未
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之畧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
此夫帝王之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
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功同符豈非
精靈之感哉故觀秦項之所以亾察大漢之所以興得失之驗可
見於茲矣

史記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上卽號沛公嘯命
豪傑奮發材雄彤雲鬱碭素靈告豐龍變星聚蛇分徑空項氏王
命負約棄功王我巴蜀實憤于衷三秦旣北五兵遂東汜水踐位
咸陽築宮威加四海還歌大風

帝王世紀曰玄晏先生曰禮稱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觀漢祖之取
天下也遭秦世暴亂不借尺土之資不權將相之柄發迹泗亭奮
其智謀霸勒英雄鞭驅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義成或以
權斷逆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是以聖居帝王之位而無一定之
制三代之美固難及矣後漢班叔皮王命論曰在昔帝堯之禪曰
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命禹暨于魏契咸佐唐堯濟四海
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
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
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毋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
帝王之作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城通
于神明流澤加於生人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徃未見運

世無本功德不能紀而得崛然在此位者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
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
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亂多
亂臣賊子者也

史斷曰高帝以泗上一亭長偕項氏以逐秦鹿入關之初約法三
章與坑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者所得爲孰多不殺降王子嬰與
弑義帝於江中者所存爲孰優秦民大喜與秦民大失望者所就
爲孰勝楚漢雌雄並判於此故能手持干將起漢中定三秦禽魏
取代什趙勝燕東擊齊南滅楚不五載而成帝業蓋其寬仁愛人
不嗜殺而定天下此三代得天下之本也而高帝實出於天姿其
興也固宜惜乎高帝氣稟雖厚而不能無偏又無學問以克之也
尹氏曰自三代而下惟漢得天下爲正誅無道秦一也討項

二也天下已定始卽尊位三也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4



